芥舟學畫編

芥舟學畫編卷二

吳興沈宗騫熙遠甫述

山水

避俗

畫與詩皆士人陶寫性情之事故凡可入詩者皆可入畫然則畫而俗如詩之惡何可不急為去之耶夫畫俗約有五曰格俗韻俗氣俗筆俗圖俗其人既不喜臨摹古人又不能自出精意

平鋪直叙千篇一律者謂之格俗純用水墨渲染但見片白片黑無從尋其筆墨之趣者謂之韻俗格局無異於人而筆意窒滯墨氣昏暗謂之氣俗狃於俗師指授不識古人用筆之道或燥筆如㺹或呆筆如刷本自平庸無奇而故欲出奇以駭俗或妄生圭角故作狂態者謂之筆俗非古名賢事跡及風雅名目而專取諛頌繁華與一切不入詩料之事者謂之圖俗能去此

五俗而後可幾於雅矣雅之大略亦有五古淡天真不著一點色相者高雅也布局有法行筆有本變化之至而不離乎矩矱者典雅也平原䟽木遠岫寒沙隱隱遥岑盈盈秋水筆墨無多愈玩之而愈無窮者雋雅也神恬氣靜令人頓消其躁妄之氣者和雅也能集前古各家之長而自成一種風度且不失名貴卷軸之氣者大雅也作畫者俗不去則雅不來雖日對董巨倪

黄之跡、百摹千臨、亦自無解于俗、蓋日逐〻於時俗之所為、而欲去俗、其可得乎、故惟能避俗者、而後可以就雅也、是以汩沒天真者、不可以作畫、外慕紛華者、不可以作畫、馳逐聲利者、不可以作畫、與世迎合者、不可以作畫、志氣隳下者、不可以作畫、此數者、蓋皆沉沒於俗、而絕意於雅者也、作畫宜癖、〻則與世俗相左、而不得累其雅、作畫宜癡、〻則與世俗相忘、而不致傷

其雅作畫宜貭貭則毋乖乎世俗而得以任其雅作畫宜迂迂則自遠于世俗而得以全其雅如欲避俗當多讀書參名理始以蕩滌縱以消融須令方寸之際纖俗不留若少著一點滯重挑達意思即痛自裁抑則筆墨間自日幾於溫文爾雅矣

筆墨之道本乎性情凡所以涵養性情者則存之所以殘賊性情者則去之自然俗日離而雅

可日幾也。夫刻欲求存。未必長存。力欲求去。未必盡去。彼紛紛於內。逐逐於外者。亦思從事於茲。以幾大雅。其可得乎。故欲求雅者。先於平日平其爭競躁戾之氣。息其機巧便利之風。揣摩古人之能恬惔冲和。瀟洒流利者。實由擺脫一切紛更馳逐。希榮慕勢。棄時世之共好。窮理趣之獨腴。勿忌勿助。優柔漸漬。將不求存而自存。不求去而自去矣。或曰。畫直一藝耳。乃同於身

心性命之學不緊難哉曰天下實同此一理畫雖藝事古人原借以為陶淑心性之具與詩實同用也故長於揮洒者可資吟咏妙於賦物者易於傳寫即如丹家煉形之道然是假外丹以徵内象所謂外丹成即内丹成也明此理以作畫自然出風入雅軼俗超凡不僅玩物適情已也試觀古之作者如郭恕先黃子久方從義相傳皆屬仙流雖不足據要非凡品可知夫品詣

若此尚何區區存雅去俗爲哉市井之人汎浸於較量盈歉之閒固絶於雅道乃有外慕雅名內溪俗慮尤不可與作筆墨之緣山谷謂惟俗不可醫以其根之深而蔕之固也人自知識漸開以來凡所以誘之者無非耳目口體之欲就傳而後或巧於名勢之捷徑或導以聲色之移情逌出而接物又但以揣測往復相尚則俗之蟠固於中者已久而不可解矣

一旦思效騷人墨客之所為信手而塗乃曰此披麻此劈斧侈口而談乃曰若董巨若倪黃其在貧賤者方汲汲於糊口將日徇時好之不遑既難與語六法之奧其為富貴者偶覩筆硯甫涉丹青學識未深而自許實甚於是知者掩口而不言諛者交聲而日進雖有妙質未有不形格而勢禁者也若夫通人才士寄情託興非不雅趣有餘而不能必其出入於規矩動而輙合

是謂雅而未正至若師門授受膠固已深既自是而人非復少見而多怪欲非之而未嘗乖乎繩尺欲是之而未見越乎尋常是謂正而未雅夫雅而未正猶可也若正而未雅其去俗也幾何哉是在天資敏妙者能於規矩中尋空濶道理又當於超逸中求實際工夫內本乎性情外通乎名理奇處求法僻處合理理之所有不妨古人所未為不必目中所經見識之所定不必

慮舉世之我，非但當存知希之我，貴超〻物表，遺世獨行，不須求如何淂雅，而自與俗日相遠矣。

存質

凡事物之能垂久遠者，必不徒尚華美之觀，而要有切實之體。今人作事，動求好看，苟能好看，則人無不愛，而作者亦頗自喜，轉〻相因，其病遂至不可藥。今學者有志於此，務當尋古人脚

跟處先將舊蹟細々玩其筆痕如何結實墨韻如何醞釀氣韻如何生動再看上下如何交卸層次如何明晰山巒雲氣如何掩映虛實如何相生踈密如何相間濃淡如何相稱再看其峰巒朝揖之狀林木爭讓之勢沙潴映帶之情村落安頓之處房屋向背之方人物幽閑之致噐具陳設之所以妥適水泉道路橋梁舟車之出沒往來且自問我為之必不能事々停當若是

然後對之臨摹不必論古人之不能及要論我所不及古人其病在於何處久而得之即所謂脚跟處也其實不過去華存質之道而已矣夫華者美之外現者也外現者人知之若外現而中無有則人不能知也質者美之中藏者也中藏者惟知畫者知之又不得而見也然則華之外現者博浮譽於一時質之中藏者得賞音於千古審乎此則學者萬萬不可務外現而不顧

中藏也明矣且華之用為巧巧而纖則日遠於大方巧而奇必輕視乎正格無大方而非正格雖極其美麗足以驚衆而駭俗實即米老所謂但可懸之酒肆豈是士大夫陶寫性情之事哉質之趣近古古之象則如渾金璞玉古之韻則如鄭草江花精神內蘊而光華發越有不可磨滅光景片紙寸縑淺之人且以為藝林寶物較之好華而流極者相懸豈不天淵乎哉孫過庭

所云人亡業顯身謝道衰蓋即質與華之明驗也

所謂質者並非方幅拙實之謂能不事挑剔點踢及虛浮不著實際之筆即有得于質之道理蓋作畫筆痕或一筆能該數筆者或一筆能該數十筆者行筆時但當掠取物之形神不可刻劃求似致失行筆大意更於剪裁形勢聯貫脉絡之間無不合度乃是大方家數又能出之以

平實穩重。方是質也。若直而無致。板而不靈。又是病矣。故欲存質者。先須理徑明透。識量宏遠。加之以學力。參之以見聞。自然意趣近古。波瀾老成。以是言質。乃質中藏得無窮妙趣。令人愈玩而愈不盡者。境之極而藝之絕也。非參透各家。窮究萬變。而後復歸於樸者。曷足以語此。丹碧文采之謂華。然畫道所不廢。而我所欲去者。乃是筆墨間一種媚態。俗人喜之。雅人惡之。

畫道忌之一。涉筆端。終身莫浣。學者能定識力。知其深以為害。不使漸染。則後此功夫皆屬有用。然初學見之。鮮有不悅而為之惑者。故防之不得不嚴也。前古士人通畫理者。十人恆九。其閒美惡。皆能辨之。今則弁髦置之矣。偶有雅慕者。漫任己意以為之。雅俗不能甄別。趨向無過妍媚。稍成片段。眾口交推。遂爾詡詡自得。以為是矣。迨至識者嗤之。鑒者麾之。而始知向者之

所趨皆誤也豈不惜哉然一經識者鑒者之嗤麾便能幡然改轍未始不可登作者之堂也亦視其識力何如耳

孫過庭謂學書有三時余以學畫亦然初學時當求乎直不使偏跛邪僻以就規矩不令濃膩塗飾以求骨幹中則開拓其心思以盡邱壑之變遍尋其作法以備材料之資然必因前古所有而擴充之不當師心倍理也後則絢爛之極

歸於平淡矣。舉向者之所博涉而遠騖者。一約之於朴實簡易之中。似淡也。味之而愈長。似淺也。求之而愈深。功夫至此。則已顛毛種種矣。

摹古

學畫者。必須臨摹舊蹟。猶學文之必揣摩傳作。能於精神意象之間。如我意之所欲出。方為學之有獲。若但求其形似。何異抄襲前文以為已文也。其始也。專以臨摹一家為主。其繼也。則當

徧仿各家、更須識得各家乃是一鼻孔出氣者、而後我之筆氣、得與之相通、即我之所以成其為我者、亦可於此而見、初則依門傍戶、後則自立門戶、如一北苑也、巨然宗之、米氏父子宗之、黃王倪吳皆宗之、宗一鼻祖而無分毫蹈襲之處者、正其自立門戶、而自成其所以為我也、今之摹仿古人者、匡廓皴擦、無不求其絕似、而其身分光景、較之平日自運之作、竟無能出過者、

此其故當不在於匡廓皴擦之際而在乎日造詣之閒也若但株守一家而規摹之久之必生一種習氣甚或至於不可嚮邇茍能知其弊之不可長於是自出精意自闢性靈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不襲不蹈而天然入彀可以揆古人而同符即可以傳後世而無愧而後成其為我而立門戶矣自此以後凡有所作偶有會於其家則曰仿之實即自家面目也余見名

家仿古注〻如此斯為大方家數也若初學時則必欲求其絶相似而幾〻可以亂真者為貴盖古人見法處用意處及極用意而若不經意處都於臨摹時可一〻得之於腕下至純熟後自然顯出自家本質如米元章學書四十以前自己不作一筆時人謂之集書四十以後放而為之却自有一段光景細〻按之張鍾二王歐虞褚薛無一不備於筆端使其專肖一家豈鍾

繇以後復有鍾繇羲之以後復有羲之哉即或有之正所謂奴書而已矣書畫一道即此可以推矣

時有今古之不同而心同手同法同安在古今人不相及也且所用之法古人已盡之矣士生明備之後茍能得古人所用之法以為法則心手間自超凡軼俗矣夫天下無離性情以為法者無古人之成法無以發我之性情耳然則時

雖有今古。若本性情以爲法。因即法以見性情。則今古無少異也。故雖仿古。不可有古而無我。正以有我之性情也。以我之性情。合古人之性情。而無不同者。蓋以古人之法。即古人性情之見端也。法同則性情亦無以異矣。故仿古正惟貴有我之性情在耳。假舍我以求古。不但失我。且失古矣。

筆墨之事。最忌拘攣。邱壑之生發。局勢之變換。

筆墨之情態非古人之成式無以識其運用之妙若前人偶如是我亦必欲如是則拘於墟矣至有典贍可法者乃其筆墨間動合法度堪為模楷假令仿者必欲筆筆求似不惟記憶為難亦且拘苦實甚人特患不能盡取古人之法懸於腕下苟能取之無非是我之性靈即無非是古人之眷屬今日所作是一個樣子明日所作又是一個樣子局局不同而筆筆是古乃是仿

古有我、作偽者、逞其心力、仿作古人之蹟、不但不知者易誑、即素識畫理者、亦幾莫能辨、及識破、但覺滿紙牽強、不待與原蹟對劾而知也、且有敝精勞神於少壯之日、及其老也、反不能自作一筆、其人未嘗無心思筆氣、但其仿時、不過刻求形樣之似、而不究其所以然、亦不過取貼皮相之目、而無志於所得、雖日對名蹟、何所裨益、古

人自有其精氣借筆墨以傳之故貴古人筆墨者貴其精氣也乃徒取其糟粕而精氣反遺以是言畫何異向土偶衣冠求其笑言動作哉且古人所作其靈機妙緒應腕而来在古人亦不自知其所以者豈後人所得而摹仿哉故但泥其迹者不特失古人靈妙之趣恐汨其天機將終身無能畫之日矣惟以古人之矩矱運我之性靈縱未能便到古人地位猶不失自家靈趣

也。

自運

前言仿古。必自存其為我。謂以古人之法度運自己之心思也。此言自運。又當㳫必有古法。謂運我之心思。不可暫忘古人之法度也。心思雖變化而無方。法度則一定而不易。故興會所至。解衣磅礴。曾未容偭規矩而改錯也。故將欲作一畫。必思筆法是取某家。筆法是取某家。甚至

絕不相似之筆而取資自在毫無干涉之作而理會可通果其食古既化萬變自溢於寸心下筆天成一息可通手千古信今傳後非難致矣特是風會之流日趨日下太古之跡聲希味淡不可得而摹擬矣六朝唐初其縑素不得傳于世間有存者亦係傳摹之作然其高古之致已是躋攀莫及而細按其筆乃不過極規矩之至宗元遞降意思猶皆近古至其規矩之縝密尤

非復後人所能望見去古既遠風會日靡規矩日廢遂至古意蕩然原其故蓋因取資未多師心實甚既不肯從古人喫緊處下實際工夫驟欲自開門面詭形殊態自矜自喜甚至訛以傳訛轉相仿效而庸耳俗目又從而揚譽之遂至漸染一方家絃戶誦或以古法詰之彼且曰古自成其為古我自成其為我嗟乎安得好學深思佇肩絕業者拔起其間豁彼羣迷獨抽真慧

追古人之模範為後學之津梁耶如有知肆力於古之為益者必且自初學以迄於純熟無一日不從事乎古乃是真種子也今有時師於此求而習之數年之間便已稱能或可齊之若欲追摹古人今年學之未必不似加以數載之功而反不能再加數年愈歎莫及更有終身由之而卒若莫能到者乃其虛心實力愈進而愈不足也而自人視之則已夐乎其不可及矣以視

追逐於時師而數載可盡其道者烏可同日語哉。
心之所運日出而不窮法之所存一定而不易是以胸中邱壑原非我所固有平時徧摹各家漸識其承接掩映去来虛實之故當揮洒時自有一重一掩不寛不迫意思方得大家體段方合古人邱壑若故意弄巧強為牽扯雖無礙於畫理而甚遠於大方。

經營位置。固以吾之心思運用。然平日所見名蹟。自來湊我筆端。即當取之。以定一局之筆意。倘更有觸於他家。雖筆意不相類。而局段可採。不妨借彼之章法。以運我之筆勢。但令筆法不雜。便可一氣呵成。

吾人生千百名家之後。筆法局法。已為古人用盡。學者但得多見而能記憶。作畫時。或將一家作主。或雜採各家之妙。即是好手。若恃已之聰

明欲於古人法外另闢一徑鮮有不入魔道者切宜忌之

有一人之筆氣即有一人之習氣習氣不除筆氣亦壞然則筆氣奈何是恃哉故學者必須覓換骨之金丹也覓法如何蒐採之功務令廣博合眼便歷歷見古人成法又見某某家法是某家所生某家法是某家所變分之則知其流合之則知其源加以陶汰之功芟其繁蕪漉其渣滓

而獨於古人精意所存之處刻意求之工夫既久自然筆氣現出乃得與古人相通此換骨之法也如是則筆筆是自家寫出即筆筆從古人得來更能養之醇熟隨興所發意致不凡方可云筆氣之妙

古人作法不一而其中有至一道理雖千百古人亦無不一者此在平日功夫識見能理會得的確實在則自家運筆方能不與古人相遠為

是為非，亦能自為檢察，此處最為喫緊，蓋自觀已作，通獘在回護，苟能時時斷削自己，則宿病日消，古意日增，能自信者，即可以信於天下，而傳於後世矣。

靜檢生平所作，其最得意者，大都必有合於前古某某之法，而有意求合，斷不能得焉，然無意而合者，又非偶然撞著，實緣平日曾有著意揣摩一番工夫，故機趣迎湊，適然而遇，此亦可見

居稽之效。凡有志於斯者。斷不可隨手塗抹而於古也。又不必襲其成規。但欲通其精氣。由此而漸有得焉。雖未必便到古人。亦是去古不遠。

會意

兩間之形形色色。莫非真意之所呈。淺者見其小。深者見其大。為文詞為筆墨。其用雖殊。而其理則一。豈僅求之規模形似。便可謂已盡畫道哉。論畫者。謂以筆端勁健之意。取其骨幹。以活

動之意。取其變化。以淹潤之意。取其滋澤。以曲折之意。取其幽深固也。然猶屬意之淺而小者。未可論於大意之所在也。蓋天地一積靈之區。則靈氣之見於山川者。或平遠以綿衍。或峻拔而崒嵂。或奇峭而秀削。或穹窿而豐厚。與夫脉絡之相聯。體勢之相稱。迂迴映帶之間。曲折盤旋之致。動必出人意表。乃欲於筆墨之間。委曲盡之。不甚難哉。原因人有是心。為天地間最

靈之物。苟能無所錮蔽。將日引日生。無有窮盡。故得筆動機隨。脫脫而出。一如天地靈氣所成。而絕無隅礙。雖一藝乎。而實有與天地同其造化者。夫豈淺薄固執之夫所得領會其故哉。要知在天地以靈氣而生物。在人以靈氣而成畫。是以生物無窮盡。而畫之出於人亦無窮盡。惟皆出於靈氣。故得神其變化也。今將展素落墨。心所預計者。不過何等筆法。何等局法。因而洋洋

灑灑興之所至豪端畢達其萬千氣家都出於
初時意計之外今日爲之而如是明日爲之又
是一樣光景如必欲若昨日之所爲將反有不
及昨日者矣何者必欲如何便是阻礙靈趣右
軍書蘭亭叙爲生平第一得意筆後復書數十
本皆不能及其亦必欲如何故耳若夫淺薄固
執之夫今日爲之如是明日爲之亦如是即終
身爲之而亦不過如是者印板畫也印板者不

靈之謂。工匠之為也。若士大夫之作。其始也曾無一點成意於胸中。及至運思動筆。物自來赴。其機神湊合之故。蓋有意計之所不及。語言之所難喻者。頃刻之間。高下流峙之神。盡為筆墨傳出。又其位置剪裁。斟酌盡善。在真境且無有若是其恰好者。非其能得大意之所在。何以若是耶。夫平直高深。山之形也。而意固不在於平直高深。勾拂點染。畫之法也。而意滚不在於勾

拂點染然則所謂大意者乃謂能見真意之大處雖不關乎平直高深勾拂點染而亦未嘗不寓於平直高深勾拂點染之間且必由乎讀書聞道鑒古入神意之所動已自迥出凡表而後形諸筆墨乃能獨得其大也故爲是畫也局同法同形體亦未嘗少異而彼則氣味不醇底蘊易量此則愈玩而無窮深藏而彌出是故求之形跡者固屬卑淺即局於流派授受之間而未

識古人措意之大亦畢生莫得預於高深之詣也已

意趣之高下難以數計有攻之者窮年皓首反不及高人韻士偶爾託興之作蓋筆墨本是寫人之胸襟胸襟既開濶則主意自無凡近試思古人傳者皆是何等人品學問而庸庸者不過拾其唾餘此中大意全未理會便欲妄擬前賢何異夏蟲之語冰哉莫若虛心以玩往蹟澄懷

以參名理時有所會而日有得斷除襲取獨出靈裁不悅時目常懷自勘若此下手庶幾有望耳

習於凡鄙者固難與語高遠習之既深并不知何者之為高遠故下士聞道乃大笑之也今時好手絕響有志筆墨者幾有欲濟無梁之歎一遇能者不暇計其凡鄙與否而相見恨晚縱有性靈翻為汩沒漸染已久一遇高遠之致將反

呀然笑之矣是即所謂少所見多所怪者也要之萬事同此一理但以品詣識見觀之畫道雖其工力尚淺而凡鄙高遠之別先須判然於心初學者其必以此作入門之首務

布置落落不事脩飾立意之大者也平正踈爽直起直落筆意之大者也傳寫典雅絕去俚俗畫意之大者也安頓穩重波瀾老成局意之大者也寫屋宇得幽逸之意寫人物得恬適之意

寫漁樵。得託隱之意。寫行旅估帆。必先作閒曠山人爲主。以見物外閒觀之意。加以興趣高超。筆致流逸。縱不逮古人。亦自加人一等。

立格

筆格之高下。亦如人品。故凡記載所傳。其卓乎昭著者。代惟數人。蓋於幾千百人中。始得此數人耳。苟非品格之超絶。何能獨傳於後耶。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慮。二曰

善讀書以明理境三曰卻早譽以幾遠到四曰親風雅以正體裁具此四者格不求高而自高矣請申其說筆墨雖出於手實根於心鄙吝滿懷安得超逸之致矜情未釋何來冲穆之神郭恕先黄子久人皆謂其仙去夫固不可知而其能超乎塵埃之表則有獨絕者故其手跡流傳後世得者珍逾珙璧苟非得之於性情縱有絕世之資窮年之力必不能到此地位故一曰清

心地以消俗慮理無盡境況託筆墨以見者尤當會其微妙之至以靜察其消息豈淺嘗薄植者所得預若無書卷以佐之既粗且淺失雋士之幽深凝腐而庸尠高人之逸韻夫自古重士夫之作者以其能陶淑於書册卷軸之中故識趣興會自得超超元表不肯稍落凡境也故二曰善讀書以明理境松雪云乳臭小兒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是真所以為乳臭也要知從

事筆墨者。初十年。但得略識筆墨性情。又十年。而規模粗備。又十年而神理少得。三十年後。乃可幾於變化。此其大概也。而虛其心以求者。但覺病之日去而日生。張皇。補苴。救過不遑。何暇驟希名譽。及至功深火到。自有不可磨滅光景。足以信今而傳後。故。三曰却早譽以幾遠到。古人左圖右史。則圖與史實爲左右。故作者旣內出於性靈。而外不得不更親夫風雅。吮墨閒牕

動合風人之旨揮毫勝日時抽雅士之懷味之
而愈長則知其蘊之深也久之而彌彰則知其
植之厚也蘊深而植厚乃是真正風雅然是最
高體格南宋院體且薄之如不屑若刻劃以為
工塗飾以為麗是直與縣工綵匠同其分地而
已矣故四曰親風雅以正體裁四者備矣而猶
不得入古人之室者吾不信也在學者當先立
卓識捺定力不務外觀不由捷徑到得工夫純

熟自成一種氣象吾固不能降格以從人〻亦無不甘心而俯首矣

學畫者最難恰好其高瞻遠矚者全未知規矩法度已早講性靈如何氣韻如何任筆所之無不自喜到後來竟湯無所得因而漸〻廢棄此過之病也其甘於小就者但解描摹形似不問筆墨道理必成片段足以應求者便自滿須前蹟之妙束而不觀緒言之深置而弗論以至窮

年莫得、皓首無聞、此不及之病也、豈知人之為學、貴在立志、志者、猶射之的也、焉有射而不樹的以為準者乎、始學射者、中者不得什一、久之則能有百發而百中矣、果能立志做第一等工夫、循序漸進、勿忘勿助、逐時自有成效、若先隳其志、不如其不為之逸矣、病在過者、吾惜其資禀之徒高、在不及者、吾惜其工力之枉費、甚矣恰好之難也、

格高者落〻大方或氣燄凌人或風神絕世幾令學者河漢無極及細尋其蹤跡但覺其意愈簡而愈多態愈老而愈媚至其所以致此高絕者則又令人所斷不肯為其故何居胸無卓識筆習恒谿見之所不到力之所不能非不歎慕於手時而不能得之於腕下是不敢為也安於鄙陋狃於平庸鄙陋日深則天機已汩平庸既慣必俗慮多拘若見高古之蹟非但不須仿效

且必驚其懸絕而怯其不類是不肯為也夫不敢為者尚韋遇明師開示知其過而改轍焉則尚可為也若不肯為者已自定其成見其於高古道理方將非之笑之縱取宋元名蹟指出妙緒以告之彼必掩耳却走蓋其心思耳目已與茲理隔絕直是無藥之病矣有志者於此務斷除此二項稍涉凡近猛力以攻求古人之所以高絕者以致力焉得尺得寸庶幾無負

今人大患是學得幾筆輙曰便可應酬豈知古人直以已之身分現作筆墨以示後世淺之人因其跡以慕其品而如見其人者夫何可忽也且筆墨本通靈之具若立志不高則究心必淺徒足悅小兒之目而見麾於作者之堂若是則有累於筆墨者亦大矣哉

取勢

天地之故一開一合盡之矣自元會運世以至

分刻呼吸之頃。無往非開合也。能體此。則可以論作畫結局之道矣。如作立軸。下半起手處是開。上半收拾處是合。何以言之。起手所作窠石。及近處林木。此當安屋宇。彼當設橋梁。水泉道路。層層掩映。有生發不窮之意。所謂開也。下半已定。然後斟酌上半。主山如何結頂。雲氣如何空白。平沙遠渚。如何映帶。處處周到。要有收拾而無餘溢。所謂合也。譬諸歲時。下幅如春。萬物

有發生之象、中幅如夏萬物有茂盛之象、上幅如秋冬、萬物有收歛之象、時有春夏秋冬自然之開合以成歲、畫亦有起訖先後自然之開合以成局、若夫區分縷析、開合之中、復有開合、如寒暑爲一歲之開合、一月之中有晦朔、一日之中有晝夜、至於時刻分晷、以及一呼一吸之間、莫不有自然開合之道焉、則知作畫道理、自大段落、以至一樹一石、莫不各有生發收拾、而後

可謂筆墨能與造化通矣有所承接而來有所脫卸而去顯然而不晦秩然而有序其於畫道庶幾矣今提筆者既不識起訖復不知操縱滿紙填塞直是亂草堆柴局勢之謂何而猶自以為是筆墨耶

筆墨相生之道全在於勢勢也者往來順逆而已而往來順逆之間即開合之所寓也生發處是開一面生發即思一面收拾則處處有結構

而無散漫之弊收拾處是合一面收拾又即思一面生發則時時留餘意而有不盡之神於筆一下大局已定而中間承接之處有勢雖好而理有礙者有理可通而勢不得者當停筆細商候機神湊會一筆闢之便增出許多地面且深且遠但於此不即為商所以收拾將如何了結如遇綿衍拖曳之處不應一味平塌宜另起波瀾蓋本處不好收拾當從他處闢來可免平塌

矣或以山石或以林木或以烟雲或以屋宇相其宜而用之必勢與理兩無妨焉乃得捴之行筆布局無一刻離得開合者故特拈出申諸同志

作書發筆有欲直先橫欲橫先直之法作畫開合之道亦然如筆將仰必先作俯勢筆將俯必先作仰勢以及欲輕先重欲重先輕欲收先放欲放先收之屬皆開合之機至於布局將欲作

結密鬱塞。必先之以疎落點綴。將欲作平衍紆徐。必先之以峭拔陡絕。將欲虗滅。必先之以充實。將欲幽邃。必先之以顯爽。凡此皆闢合之為用也。學者未解此旨。斷不可任意湯塗。請展古人所作。細以此意推之。由一點一拂。以至通局。知其無一處不合此論。則作者之苦心已得。然後動筆摹仿。頭頭是道矣。

布局先須相勢。盈尺之幅。凭几可見。若數尺之

幅須挂之壁開遠立而觀之朽定大勢或就壁或鋪几上落墨各隨其便當於未落朽時先欲一氣團鍊胸中卓然已有成見自得血脉貫通首尾照應之妙上幅難於主山下幅難於主樹水要有源路要有藏幽處要有地面下半少見平陽脉絡務須一串山樹貴在相離水口必求驚目雲氣足令怡情人物當蘭而古屋宇要朴而藏備局正局俱應如是

天下之物本氣之所積而成即如山水自重岡複嶺以至一木一石無不有生氣貫乎其間是以繁而不亂少而不枯合之則統相聯屬分之又各自成形萬物不一狀萬變不一相揔之統乎氣以呈其活動之趣者是即所謂勢也論六法者首曰氣韻生動蓋即指此所謂筆勢者言以筆之氣勢貌物之體勢方得謂畫故當伸紙洒墨吾腕中若具有天地生物光景洋洋灑灑

其出也無滯。其成也無心。隨手點拂。而物態畢呈。滿眼機關。而取攜自便。心手筆墨之間。靈機妙緒。湊而發之。文湖州所謂急以取之。少縱即逝者。是蓋速以取勢之謂也。或以老杜十日五日之論。似與速取之旨相左。不知老杜但爲能事不受迫促而發。若時至興來。滔滔汩汩。誰可遏抑。吳道子應詔圖嘉陵山水。他人累月不能就者。乃能一日而成。此又速以取勢之明驗也。

山形樹態受天地之生氣而成墨滓筆痕託心腕之靈氣以出則氣之在是亦即勢之在是也氣以成勢勢以御氣勢可見而氣不可見故欲得勢必先培養其氣氣能流暢則勢自合拍氣與勢原是一孔所出洒然出之有自在流行之致迴旋往復之宜不屑屑以求工能落落而自合氣耶勢耶併而發之片時妙意可垂後世而無忝質諸古人而無悖此中妙緒難爲添湊而

成者道也。

機神所到無事遲迴顧慮。以其出於天也。其不可遏也。如弩箭之離弦。其不可測也。如震雷之出地。前乎此者。杳不知其所自起。後乎此者。窅不知其所由終。不前不後。恰值其時。與與機會。則可遇而不可求之傑作成焉。復欲爲之。雖倍力追尋。愈求愈遠。夫豈知後此之追尋。已屬人爲。而非天也。惟天懷浩落者。值此妙候恒多。又

能絕去人為解衣磅礴曠然千古天人合發應手而得固無待於籌畫而亦非籌畫之所能及也或難之曰機神之妙既盡出于天而非人為之所得幾固已今者吾欲為之心獨非屬人乎曰蓋有道焉所謂天者人之天也人能不去手天則天亦豈長去手人當夫運思落筆時覺心手間有勃勃欲發之勢便是機神初到之候更能迎機而導愈引而愈長心花怒放筆態橫生

出我腕下，恍若天工，觸我毫端，無非妙緒，前者之所未有，後此之所難期，一旦得之，筆以發意，意以發筆，筆意相發之機，即作者亦不自知所以然，非其人天資高朗，陶汰功深者，斷斷不能也，夫非天資高朗陶汰功深者，不能不遲迴顧慮，於是畢其生無天機偶觸之時，始因不能速，以至不得勢，繼且因不得勢，而愈不能速，囿於法中，動輒為規矩所縛，拘于象內，觸處為形似

所韋釋家所謂具鈍根者也其於藝事何啻千里

醞釀

一切位置林巒高下烟雲掩映水泉道路籬落橋梁俱已停當且各得勢矣若再以躁急之筆以幾速成不但神韻短淺亦且暴氣將乘雖有好勢而無閒靜恬適之意何足登鑒者之堂於是停筆靜觀澄心抑志細細斟酌務使輕重濃

淡疎密虛實之閒、無絲毫不愜、更思如何可得
淺厚、如何可得生動、如何可得古雅堪玩、如何
可得意思不盡、如何可得通幅聯絡、如何可得
上下照應、凡此皆當反覆推究、而非欲速者所
得與也、且同是一人手筆、其出於閒靜之時者、
自有閒靜之致、出於躁急之候者、興會雖高、而
一段輕遽之意、不足爲觀者重矣、試觀古人傳
作、初展時、見其筆勢飛動可喜、未足以盡其妙

也。當細玩其溪厚渾融之氣。不知幾經蘊蓄陶淋。而後得此者。乃今學者。或自喜才情富有。或自矜筆意飛揚。任意揮埽。不自顧惜。到後來。不覺入于油滑佻㒓其弊一成。畢生莫挽。雖有過人才情筆氣。終難到古人地位。吾所謂醞釀云者。斂蓄之謂也。意以斂而愈溪。氣以蓄而愈厚。神乃斯全。暴著者。能斂蓄。則將反乎退藏。輕易者能斂蓄。則將歸乎厚重。能退藏。則神長能厚

重則神固夫神至能固而且長又何患乎不望見古人

有畢生之醞釀者有一時之醞釀者少壯之時兼收並蓄凡材之堪為吾用者盡力取之惟恐或後惟恐不多若少緩焉其難免失時之歎及至取資已富別擇已精則當平其心氣抑其才力以求古人之所以陶淑其性情而自成一種氣象者又不在於猛烹極煉之功是則一生之

醖釀者也因有所觸乘興而動則兔起鶻落欲罷不能急起而隨之蓋恐其一注而不復再覯也若其跡象既成林壑畢現又當靜檢其疎失細覈其孱暴聚之以致其堅凝融之以至於鎔化粹然以精穆然以深務令意味醇厚咀嚼不盡而後已是則一時之醖釀者也要之速以取者始之事也緩以凝者終之事也若既能速其所當速而復能緩其所當緩焉安有不足觀者

乎。